

## 记忆深处

## 蝉鸣声声

□赵克红

每年夏天，我都会乘绿皮火车，重返我曾挥洒过汗水的养路工区，不仅为追忆那似水年华，更为倾听那一棵树藏在岁月深处的蝉鸣。

工区，隐匿于铁路沿线的一隅，远离尘嚣。院中大树参天，苍翠挺拔，宛如守护岁月的卫士。几位工友，在树荫下乘凉，见到我，热情地让座。我们围坐树下，聊往事，听蝉鸣，分享那份难得的宁静与清凉。蝉鸣声声，宛如天籁，将我瞬间拉回往昔。

蝉，夏之使者，秋之隐者。随着那一声嘹亮的蝉鸣，夏天如约而至。蓝天之下，花朵竞相绽放，色彩斑斓，鸟鸣虫唱，交织成夏日的交响乐。而蝉，无疑是这首交响乐中的“金嗓子”，它从早到晚，不顾听众在否，都自顾自地尽情鸣唱，释放着生命的活力与热情。

立秋刚过，酷热依旧。蝉的歌声依然清晰可辨，如丝如缕。“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王昌龄笔下的初秋蝉鸣，空灵而深远，它的歌唱给夏，唱给绿叶，唱给光阴，也唱给每一个喜欢它的人。

儿时，我对蝉便有着特殊的偏爱。一到暑假，我总与同学们结伴捕蝉。傍晚，一家人常在树荫下铺一条凉席，大人们摇着蒲扇闲聊，茂密的树荫下传来阵阵悦耳的蝉鸣。炎炎夏日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在蝉鸣声的陪伴下度过的。

参加工作后，工区那激越、高亢的

蝉鸣总让我难以忘怀。工区大门百米处是繁忙的陇海铁路，汽笛声声里，火车载着希望和未来在轨道线上昼夜奔驰。宿舍前院和后院，则是高大的杨树和桐树，从夏初到秋初，蝉的歌声也从未间断过。习惯了蝉鸣，渐渐地，我对蝉鸣有了“心有灵犀”的感觉，甚至有了一种亲切感。每天清晨，我伴着清脆撩人的蝉鸣起床，在工区不远处的湖边晨练。风儿清爽，草尖上的露珠晶莹剔透，湖水如镜，将蓝天、白云收入其中。看着迷人的景色，听着声声蝉鸣，令人身心舒畅、宠辱皆忘。偶尔，我会忍不住高歌一曲，歌声随风飘扬。在我停止歌唱后，明显感觉蝉鸣的声音变小了。我猜想，一定是它们也在听我唱歌。

夏日里，我们冒着酷暑在户外铁轨上检修、施工。铁路两边的树木在炎炎烈日下显得有些萎靡不振，但树枝间激越的蝉鸣如同吹响的冲锋号，让我们分外精神。也许受了铁道旁轰鸣的列车的影响吧，蝉的鸣叫在旷野中传得很远，而且那叫声似乎还带着一种铁轨的金属味呢！

夜晚的工区静谧而富有诗意：明月、疏星、微风……伴着声声蝉鸣更显宁静。有时，我会在工区院落溜达一会儿，沐浴着夏日微风，看着树木俯仰生姿。“隔叶蝉鸣微欲断，又闻余韵结残声。”我猜想，劳累忙碌了一天的蝉，此

刻也和人们一样“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枝头柔声细语，似乎想引起异性的青睐。随着夜浓如水，“群蝉鸣已息，灵籁稍微度”，大地一下子变得出奇地安静……

在诸多昆虫中，蝉无疑是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在中国，蝉文化历史悠久，蝉的幼虫形象始见于公元前2000年的商代青铜器上。蝉经常出现在传统艺术作品中，明珠、翡翠、玉石雕刻常取蝉那美丽的外形和谐音，赋予其美好的寓意。蝉寓意高洁、清廉，金蝉寓意“金钱”“进财”。自汉朝以来以蝉为题的诗、赋更是数不胜数——“实淡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激激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曹植听蝉，听出了正直清高、与世无争的贞士君子之声。“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初唐的骆宾王狱中听蝉，听出的则是悲壮凄苦。“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听蝉，则物我互释，听出了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写到蝉虽然生于浊秽的地下，脱蜕便飞上高高的树上，出污泥而不染。这些传世名作，巧妙地托咏蝉以寄意。

还有许多听蝉的名句，如“倚杖柴

门外，临风听暮蝉”“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都让人浮想联翩。不可否认，蝉的确称得上是出色的歌唱家，声音洪亮，经久不息。如果说蝈蝈、蟋蟀的唱腔如悠扬婉转的独奏，似夏夜的催眠曲，那么蝉鸣却汇成气势恢宏、经久不息的大合唱，为夏天奏响充满激情的乐章。

其实，蝉鸣的真正本意是它发出的求偶之声，这是它生命最原始的底色，也是它们种族延续的一种仪式。蝉用这嘹亮的歌声告诉这个世界：它们曾经来过、爱过、高歌过、快乐过、生活过……这何尝不是一种执着又朴素的浪漫情怀？

蝉躯体微小，生命短暂，但它们追求理想、不断进取的精神总是鞭策着自己那颗慵懒的心。“蝉鸣声声夏同行，枝藤引光攀盛夏。”它们在高高的树上尽情歌唱，虽然夏天一过，就会在秋天安静地死去，但它们已完成来世间的使命，那此起彼伏的鸣叫高亢、清晰、悠远，抵达过每一个人的心扉。

蝉的声音对我来说，可谓声声入耳：年少时听蝉，听的是天真与快乐；青年时听蝉，听的是激越与高亢；而今退休后，赋闲在家，领略到的却是一份淡泊与高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欣赏过世间的莺歌燕舞，再来听听那时远时近、释放活力的蝉鸣，将会有一种温馨舒适充盈心间。

## 岁月如歌

## 老犁情深

□李国民

前几天回了趟老家，在以前的牛屋里意外地发现了一挂老式手扶犁，精心擦去灰尘和蛛网，露出溜光的犁把和雪亮的犁面，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40年前的夏天，爷爷正值壮年，是典型的“中国式”大队干部，地地道道的农民。春耕犁地前，有着壮士出征的仪式感。爷爷抱着收音机听天气预报，奶奶总给大黄牛添草加麸，父亲精心维护牛具和犁具。

待至开犁时，爷爷肩搭发黄的羊肚巾，仔细环视地块后点头笑，随手弧线弹飞“喇叭筒”烟头，“噌噌”挽起衣袖，右手猛击黄牛带旋的臀部，清嗓子叫“驾！驾！驾！”，左手举重若轻地扶犁，右手攥着结实的撇绳和鞭子，黄牛瞪大眼睛，“吭吭”打着响鼻，“呼哧呼哧”朝前拉犁，身后翻飞出一条形的泥浪，我和弟弟、妹妹跟轮流锄碎坷垃，好一副“人欢牛叫”的农耕画景。

我记忆犹新，爷爷犁地边念叨：人负地一时，地负人一季；犁透犁熟不夹生，来日定有好收成。我们支棱着耳朵听，心里纳闷，都累得气喘吁吁，哪来的“妙语真经”？爷爷顾不上答疑释惑，全身心耕耙撒籽。

春耕后，爷爷对犁疼爱有加，有事没事总爱摆弄，无数次轻抚、擦拭，直到光滑雪亮满意为止；独自对它窃窃私语：农民离不开黄土地，庄稼离不开牛拉犁。老伙计，全家吃喝全靠你！我“东施效颦”般模仿他，他边轰我边说：“学生娃，好好学习多拿奖状，长大自然就懂了！”我不服气地用沉默对抗他。

回号在一次意外中被拉直。我上初中时，爷爷过生日醉酒了，泄露了隐匿多年的秘密：他曾逃荒到陕西打铁谋生，家里的第一挂老犁是他帮人打铁抵工钱而得的，还是用扁担跋山涉水挑回孟津的。此刻，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泪眼中佝偻的爷爷无比高大。

后来，我到30里外的孟津一高读书。秋季开学时，爷爷把最好的铁身犁卖掉换钱，又到公社粮管所乘些粮食，七拼八凑地交上了学杂费，比我大3岁的小叔只有辍学。当爷爷和父亲把皱巴巴的纸币颤悠悠地递给总务老师时，灼热期盼的异样眼神，透出了更多的无奈和不舍。

再后来，父亲接过了爷爷手中的扶犁和鞭子，家里陆续更新过几挂犁。但我和子女们逃离农门，个个成了不擅农活的“犁盲”。欣慰的是侄子成为农机手，驰骋在家乡希望的田野上。

弹指40年，国家已新设“中国农民丰收节”，我村甩掉省级贫困村的帽子，乡村振兴如火如荼进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我对“功勋犁”的感激与日俱增，因为它唤醒了黄土地，也唤醒和滋养了我。

眼下，爷爷早已作古，铁牛替代耕牛，机器代替人工，手扶犁已下岗。但乡亲们成了意气风发的新农民，以实干为犁、创新为笔，抒写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锦绣文章，新时代的山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 书香人生

## 读书的力量

□徐湘婷

每遇假期，我总要给自己安排一天到常去的书店里浏览翻涌的灵魂。

那天一走进书店就发现人格外多，长椅上、台阶上坐满了读书的人，二楼电梯口的一位老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埋头读着书，只看得见满头的银发和两道雪白的长眉，棱角密布的老年斑写满岁月的沧桑。他面前的书架上满是红色经典书籍。倏地想起去年暑假来读书时，也曾同样的位置遇到一位苍颜白发的老人。

在心里默默致敬他们这一代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心系家国，满书架的红就是老人永远的信仰！

我读的是杨本芬的新书《豆子芝麻茶》。首篇中的拾荒老人秦老太出身浙江嘉兴大户人家，先被亲生母亲诅咒毒打遗弃，父母离婚后又被暴戾的父亲一脚踢断尾椎骨险些丧命，16岁即被生父卖给29岁的穷老男人为妻，一生经历3段婚姻却无一良缘，自31岁起就数十年如一日靠拾荒度日，一边养家糊口，一边还要照顾患痴中风痴呆的第三任丈夫。

她“一生都在逃”，却一生也未曾逃离。这样一位命运多舛的老人在无穷无尽的苦难与悲哀中孤独而强悍地活着。闲时她会在家里泡一壶龙井茶，坐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太阳，“晚上还要看书到很晚”。尽管看的都是《故事会》、连环画之类在垃圾堆中捡到的旧书，但她会吟诗诵词劝慰人：“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尤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

无论生活多么不易，秦老太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总是笑着。她虽一生都未曾真正逃离，但她始终都没有被打倒。掩卷沉思，秦老太能在苦难中涅槃重生，也许缘于坚强豁达的本性，但在垃圾堆里捡来的书一定也给予她勇敢的力量。

记得曾在早起散步时，看到一位环卫工人站在垃圾桶旁翻看一本旧书。他路肢窝里夹着小笤帚，脚边横躺着垃圾斗和大扫把，黧黑的指头虔诚地翻着书页。想来他应该也如秦老太那般在垃圾里捡到了喜欢的书，捧在手心，视若珍宝。那一刻，朝阳喷薄而出，照在他穿的橙色马甲上，明亮而耀眼。他的眼前就是最美的远方。

在书店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坐了5个多小时，一口气读完了《豆子芝麻茶》。合上书，扉页上是一行这样的文字：“杨本芬奶奶83岁了，她还在写，这不是奇迹，只是一个习惯了努力的人，在继续努力。”

不远处的书架上，《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活着》依旧放在书店进门最醒目的位置，奔涌激荡着生命的力量。暮色中从书店回来，一出地铁口就看见天边云影漫卷，新月如眉，两个卖花姑娘正在一束束鲜妍明媚的花间忙碌着。

好花须买，皓月须赊。买两枝含苞的新荷，沾染些许清雅之气，对抗人生的悲辛与生活的庸常。其实，生活本就如此，一半清醒一半释然，一半治愈一半继续，一半烟火以谋生，一半诗意许清欢。如同那一碗豆子芝麻茶，虽渺小如微，但经沸水烹煮可也暖香四溢。荷月已至，山河辽阔，待蒹葭风举，必清喜无涯。



陆浑初秋

李卫超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

## 我乡我土

## 听香杜康河

□灵魂鸟

侄女出嫁，我作为娘家嘉宾，从新安送她到伊川县葛寨镇黄兑村的婆家去。乡间婚事，热闹喜庆，一家有喜，全村欢腾。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农家小院，十几桌露天宴席，上摆一色杜康酒，艳阳照耀，壶像秋风中燃烧的膏炬，红润明亮。

亲家公敬酒，我因不会饮诚心推辞，他因太高兴正经调侃：“不喝杜康酒，白在世上走。兄弟不能喝，咋做伊川客。”他自然地说，我尴尬地笑。

我确实不会饮酒。然而，杜康这个名字，早有着不饮而醉之感。那是十年前，《洛阳晚报》“以文会友”群举行文事活动，有幸获得赞助单位“洛阳杜康酒业”赠送美酒一瓶，便珍藏于书柜，恰和有关杜康河记载的《水经注》放在一起。

至今，这瓶酒仍未启，每日走进书房，看酒与书同框，脑海里总是响起杜康河汨汨流淌和杜康酒的沸腾，使素不识酒的我，喜欢并琢磨起酒文化来。

“水是酒之骨。”杜康酒是中国最早的中国白酒，杜康河自然就是中国白酒之源。很早就听人说，到杜康河走一走，

听一听，就能听出原汁原味的酒香来。所以，对杜康河的向往，成为我一个精神约定。书上曾说，洛阳山水形胜，熊耳山风景独好，杜康河隐约其中，牛山怀是源头。

还真有缘。牛山怀是黄兑村的自然村，因靠牛山而得名，亲家门前的小河，正是杜康河。是日下午，我没同亲属们一起返回新安，而是约了伊川的诗友卧龙，带我沿河而行。

皇得地村的上皇古泉，是杜康河源头的名泉，深无根，鸣有源，石作渠，风当弦，飞珠溅玉，落地无斑，传说由大禹开龙门时发现，并派臣子义狄保护。

义狄是中国黄酒始祖，他非常识水，守泉至老，最终等来用水之人——杜康。杜康酿酒，以五谷替百果，兑进上皇泉水，原始的“酉”，才真正成了有骨的酒，从此发扬光大。当然，上皇古泉并非唯一，三十余里杜康河畔，水泉很多。

山一程，水一程，泉水叮咚，山鸣谷应。向东南，进汝阳地界。不愧是酒乡，沿途的空气、泥土、庄稼、草木，以及大大小小的养殖场，都散发着扑鼻的酒

香。卧龙说，那是发酵的酒糟味。原来，酒糟，既可做肥料，又能做饲料，是上好的农业生产资料。

酒乡的酒香，顺风顺水，流动在田园、村庄，角角落落都澎湃着浓郁的声音、繁荣着独厚的旋律。站在杜康河畔任何一处，深深吸吮一口，就能聆听到酒香的涨潮。

汝阳县蔡店乡杜康村，是杜康河畔一颗明珠。仅里许，就有百泉惠济，有得天独厚的酿酒优势。杜康村因杜康于此造酒得名，从酒文化中诞生，在酒香中成长，一路走来，概不缺诗情画意。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继承酒业生产，安居乐业，幸福安康。

我们来到杜康造酒遗址公园时，已近夕阳西下，落日熔金，清风徐徐，酒香四溢，仿佛储挂葡萄，沁人心脾。天色虽晚，游客依然络绎不绝。水榭上，有几位青少年，身穿汉服，手捧书卷，在朗诵诗词。那声情并茂在河面，把一对对鸳鸯羡慕得手足舞蹈。

从杜康河出来，去仰望那棵千年酒树，不料偶遇沉醉的“刘伶”。可只是，他这个竹林贤士，因过度饮酒，永远醉

生梦死于此。但他写的《酒德颂》成了传世名作。

自古酒称诗魂，酒味即诗味。酒从物质到文化、品位优，品味悠，醉陶千古，陶醉千秋。有关杜康酒的诗歌，历代传世名篇众多，无不为其香烈直抒胸臆。尤其是曹操，酒后真言，感慨万千。在他心中，杜康酒不是瓶装的饮料，而是释怀的江河。在他笔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仅仅八个字，便将杜康酒推向了诗的巅峰与远方。

杜康，从历史名人到历史名酒，不仅是河洛文化发祥的标志性健康码，更是华夏酒文化发展的标识性行程码。我沿着奔走的诗行，从杜康遗址的一件旧器器的裂缝中挤出来，每一步都如踩在诗句上，踩在音行的风韵里，踩在杜康河串悦耳的音符中。

十六的月亮，比十五更圆。那夜，我们在返回途中，住在两县交界处临河的一家民宿。也许是兴奋，我彻夜未眠。曾几次打开前窗，对着洒满月华的河面，听流水汨汨，听对岸快速通道上车轮奔跑。那一刻，除了屋子，我听见四周的一切，都喊着杜康的名字在匀速移动、提速前进。

杜康河孕育了酒乡文明，杜康酒促进了两县发展。一条河，两座城，像一个人握着两个酒壶，同时往一盏杯子里倒酒，味美，声更美。只是，此生我不尝酒，真是遗憾！但在杜康河畔有了亲戚，一定会常来听香。